

## 朝花夕拾

## 母亲的厨房

◎李娟丽

每次回娘家，进门放下包，我必是先去厨房转一圈，打开冰箱瞅一眼。母亲总是问我：“饿了么？想吃啥？”“呃……不饿，就是看看！”

是的，我一点都不饿，就是习惯了，习惯进厨房转转，因为那是母亲的厨房。

小时候，母亲从地里劳动回来，洗完手就进厨房，我就喜欢跟着她。在厨房，看母亲和面、擀面、择菜、炒菜；看母亲发面、蒸馍、烙锅盔、炒线线辣子；看母亲蒸面皮、摊煎饼、做甑糕、打搅团、筛漏鱼……虽然那时日子艰难，家里很少买肉，但她总是把这些家常便饭做得美味可口，全家人吃得津津有味。

每年过年前后，母亲大多时候是待在厨房里的。腊月二十三，母亲一大早就将头天晚上发好的面倒在宽大的案板上，不停地揉，揉好后放在案板上二次发酵。这期间，母亲将切好的萝卜丝稍焯过下开水，和木耳一起切碎，放入切成小丁的豆腐，加盐、生姜末和调和面，再将菜籽油烧热泼到上面，搅拌均匀，满满一大钵钵菜馅就做好了。母亲开始包包子，包成老鼠、兔子的样子，我喜欢在母亲捏好后用黑豆和红豆给老鼠和兔子点眼睛，出锅后还真像呢！蒸完包子，母亲还要烙干粮，里面撒上盐、核桃仁末、芝麻以及调和面。母亲蒸的包子皮薄馅多，吃起来松软，烙的干粮又大又圆，吃起来酥脆。

腊月二十七，母亲就要蒸过年期间吃的年馍了。筷子压的花馍馍、红糖核桃馅的包子，还有团成圆形的白馍，一锅又一锅，母亲要从早上蒸到晚上，大筐箩里满满的都是馍。这些馍要供我们全家吃到正月十五，还要待客、给客人装回盘。母亲做得仔细，一个个大小、形状都是一样一样的。

我最喜欢的还是大年初一的中午，母亲进了厨房，我和弟弟就眼巴巴地跟着，母亲要炒她的拿手好菜：白菜粉条盖肉片。我和弟弟趴在锅边，嘴里咽着唾沫，眼睛一直盯着肉

片，但是母亲说了，上了桌，奶奶和父亲吃了我们才能吃。终于，母亲炒好了白菜粉条、韭菜豆芽。全家人围在炕桌边，看奶奶和父亲各夹起一片肉，我和弟弟赶紧将剩余的两片肉夹到自己的小碗里，慢慢地吃，不能快，吃快了就不能品到入口即化的肉香味了。只有四片肉，母亲是不吃的。母亲说她不爱吃，我们就一直以为母亲是从来吃素的，这也成了我懂事后的最大遗憾。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，母亲把肉都让给了我们，家里条件好了以后，她的肠胃竟然再不能适应肉类，到现在都很少吃肉。

初三，我去县城复读，在学校住大通铺，墙上挂的布袋子里装着母亲烙的锅盔，里面拌了菜籽油、盐和调和面。冬天，宿舍异常寒冷，每天晚上，提了开水，将锅盔泡了，放上盐醋和母亲装在瓶子里捎来的油泼辣子，吃完这一碗开水泡馍，浑身便暖和起来。我又会在床头点上蜡烛，做习题、背课文。我知道，那墙上的锅盔里满满的都是母亲的期望！

我结婚后，有了自己的厨房，母亲只要来，一进门就先进厨房转一圈，打开冰箱瞅一眼，“没有臊子

肉了、没有辣子面了、没有调和面了……”母亲总是第一个发现厨房里什么东西没有了。过两天，她就会将煨好的臊子肉、打好的辣子面和调和面送来。唉，我进母亲的厨房、母亲进我的厨房都成了习惯，尽管瞅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！

母亲喜欢做面食，尤其臊子面做得好吃。逢年过节，亲戚朋友来了，她定是要叮叮当当忙一上午，擀几案“薄、筋、光”的手擀面、炆一锅“酸、辣、香”的臊子汤，看客人吃得热气腾腾、满头冒汗，母亲布满皱纹的脸便会笑成一朵花。

儿子长大了，每个周末，我也总像母亲一样待在厨房，煎、炸、蒸、炒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爱人总是笑我：“你跟老妈越来越像了！”我笑道：“天底下的妈都是一样的呀！你没看，每个妈看孩子眼神都是一样的呢！”

上大学的儿子放假了，去高铁站接了儿子，带他去吃了火锅，回家进门，我刚放下包，就见儿子进了厨房，打开了冰箱。“儿子，没吃饱吗？还想吃啥？”“呃……不饿，就是看看！”

嗨，看来，大概天下的子女也是一样的呀！



## 耄耋爸妈穿皮草

◎王晓霞

我的大侄子又出差去了。

大侄子是一名销售员，一年中有大半时间都在外地出差。每次出差归来时，会特地给他的爷爷奶奶——我的爸爸妈妈带回当地的特产作礼物。十几年下来，他从天南地北给二老带回了太多宝贝，加上我们兄妹和其他侄子侄媳们出门旅游带回来的当地特产，堆在一起都能举办一场全国各地特产展览会了。当了大半辈子木匠的老爸亲自动手做了一个精致的木箱子，把他们的宝贝装了起来，只要有亲朋好友来家里做客，总会打开他们的“百宝箱”让客人欣赏，并津津有味地一一介绍，言语中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与兴奋。

大侄子这次出差去的是东北的哈尔滨，自从他出发后，我年过八旬的老爸老妈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，就是打开电视收看天气预报。每天晚上，俩人还要缠着儿孙们给大侄子打视频电话。祖孙三人隔着屏幕就像在家聊天一样其乐融融。

那天晚上大侄子在电话里说第二天就回来了，俩老人高兴极了。早早起来催我们买回羊肉慢火炖上，又准备好了大侄子平时最爱吃的零食水果，摆了满满一桌子。还拄着拐杖一遍遍往村口跑，伸长脖子往公路远处张望。

第二天中午一点多钟，大侄子终于回来了。一进门，就拿出一件黑色的毛茸茸的大衣，往老爸身上穿，顺手把另一件递给身边的侄媳妇。善解人意的侄媳妇立刻拿出另一件大衣给老妈穿上。我凑近仔细一看，老爸老妈穿

的竟然是“皮草”——高仿裘皮大衣！虽然是高仿的，但是衣服版型时尚，做工精细，光滑顺滑的皮毛闪着亮光。再看老爸老妈，一会儿摸摸前胸，一会儿摸摸后背，一会儿又摩挲着两只袖子，口里不住地念叨着：“光滴”“好滴”“暖和滴”。大侄子从屋里搬来穿衣镜放到老爸老妈面前，俩人就转过来转过去欣赏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老妈仔细打量了老爸一会儿，又望了望镜子里的自己，笑着说：“没想到我们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能穿上这么好的衣服。”

老爸也笑了，说：“你看咱们现在吃得好、穿得好、住得好，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，要啥有啥。”

我故意逗老爸说：“你们现在享的是谁的福啊？”

老爸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我们呀，享的是儿孙的福，更是共产党的福啊！”

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老爸会这么说。见我发愣，他补充道：“没有共产党的好政策，哪儿有你们的好生活啊！”

我不禁冲着老爸竖起了大拇指。大侄子走到爸妈跟前，搂着他们的肩膀，笑嘻嘻地说：“爷爷、奶奶，你们可要好好活着，把共产党的福多享几十年！”

正在这时，去村广场玩耍的小侄孙、侄孙女们回来了，看到穿着新衣服的老爸老妈，高兴地拍着手喊道：“太奶奶真漂亮！”“太爷爷帅呆了！”老爸老妈互相对视了一眼，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像两个害羞的孩子。

## 放龟

◎彭刚

老妈告诉我，老爸养的那只龟快不行了。我愣了下，想不起要说什么。

那只龟入住我家，应该是2007年我还在上大学时。放假回到家里，在阳台地板上的一个小脸盆里，突然发现了这个特别“来客”，它拳头般大小，青翠的外壳，伸出的小脑袋战战兢兢，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家伙。

老爸是在工程单位工作，大半辈子漂泊在外，钻遍各种山头，蹚过各种河流，除了整天相依相伴的工友，生活中几乎没什么朋友。他喜欢一个人来来回回溜达，渭河大桥、古骊公园，独来独往好不自在。与此同时他开始养些花花草草，君子兰、文竹、绿萝等，都是些好养活且绿意盎然的植物，摆满了阳台。自从有了龟，阳台上多了一个活物，老爸开始把养花的精力转移到了养龟上。

起初，老爸找到了一个小脸盆，把阳台上晒了几天的水倒在脸盆里，水浅浅的，让一部分龟壳袒露在空气中，那龟偶尔伸出水面，张望这个新家。在解决吃的问题上，老爸费尽了心思，让妹妹在网上买龟食，或投喂切碎的火腿肠和牛肉。并且他出门时习惯带上塑料袋，凡是在公园、河堤钓鱼大爷大叔嫌小不要了的小鱼苗，他总是兴冲冲地捡回家喂食给龟。只要老爸在家，龟

何止是膳食均衡，简直就像过年一般，老爸不无得意地说：“看它见了我就扑腾得多厉害。”

老爸上班去了，可依旧心心念着他的龟，每次打电话必定唠叨龟的状态，是否换水、是否喂食，老妈不胜其烦。但终了，竟在耳濡目染中，学会了给龟换水、给龟喂食、给龟切火腿肠切生鱼肉。

工作后我很少回家，女儿茜茜三岁半时，我第一次带她回家。老爸把女儿领到阳台，说有个“小伙伴”要给她瞅瞅。良久，我慢慢走近，看见爷孙俩并排蹲着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龟。这时的龟已经长到了如当初装它的脸盆那般大，老爸为它换了一个顶大的长方形水槽。他们来回逗着龟，龟也很识趣，就像水族馆里的鱼儿一样，在浅浅的水里扑腾着、闹腾着。以至于后来一提起爷爷奶奶家，茜茜总是绘声绘色地描述着，比画着有一只很大很大的乌龟。

当老妈跟我说起龟快不行的时候，我这才意识到，龟已经足足在家里待了十五年之久，比我离开家的日子还要长久。老爸尝试了好多方法，都无济于事。过了两天，老爸把它带到渭河大桥下，放生了。

老妈说，放生的第二天，老爸就跑到了桥墩下，说看龟还在那里不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s@163.com



## 春雪映芳华

◎张雅

时值雨水，凛冽的寒风渐渐变得酥软，也不再是直通通地往怀里钻、往脸上抽，让人瑟缩打战了。大地回春之时，萌动的生机应时而发。朋友圈里晒着“寒梅着花”“蓓蕾探春”“青鸟报喜”，如此生机勃勃富有春天气息的图片。而身处秦岭腹地的太白县，却被一场又一场的春雪覆盖。

你看，那翩翩飞舞的六角精灵，忽而自顾自地扑向山川大地的怀抱，忽而喜不自胜地抱成团，在蒙蒙雾气萦绕的空中，翩跹降在屋顶，落在枝间，抑或轻盈地聚集在山坡下、路面上，让这个世界宛若童话般晶莹、灵动。

一夜醒来，县城成了格林童话里的冰雪世界，惊艳了人们的眼眸。“落雨知春到，飘雪更清新。”你会憧憬那银装素裹的山坳里，走出一位白雪公主与你搭讪，传递柔情蜜意；你会惊讶那梨花盛开的冰凌枝尖，竟然像卧了一个个刚孵出蛋壳的小鸡，毛茸茸、圆滚滚的；你会欣喜那银毯铺就的街头小径，迎面就会撞上一个个憨态可掬的“冰墩墩”。那如洁白的天鹅绒般铺展的雪锦，罩在了翠砚山头，罩在了红岩河谷，罩在了

沉睡的县城。目之所及，那远处的山包、近处的松柏，都成了一个粉粉的水晶球。似乎你走路脚步重一点、说话的声音大一点，都会将那树枝杈杈上静卧的雪花儿震落。

待中午时分，那春雪已不知不觉消融了大半，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的诗句，也会勾起你心底对春天的情思。你似乎能听到大地饥渴地狂饮的声音，你似乎能看到树干里绿色的汁液涌动，你似乎也能闻到那枝丫间花苞绽放的馨香。

古谚有云：水是金汤玉浆，灌满粮囤谷仓。这场春雪，洗去了一冬的阴郁，浇灌出大地一丝丝隐秘的情愫。看吧，匍匐了一冬的麦苗开始挺起腰杆，雪松松柏苍灰的头项冒出一枝枝的嫩绿，道旁的红李、国槐、柳枝上也开始凸出一个个芽苞……你知道，这是春天来了。

这正，教室一侧的书柜上，养着一盆吊兰，同学们一直精心养护着，隔天在课间时松土浇灌，希望它长得叶片繁茂、葱葱郁郁，也期望今年的高考圆满。去年秋天里它还蓬蓬勃勃地

抽枝发芽，一到冬天，叶子却一片接一片地发黄，许多浓绿的叶尖干枯，变成黑褐色。春节前那段时间，那盆吊兰简直“惨不忍睹”了！我焦急万分，甚至请教各位养花高手，到底该怎么挽救这盆花？他们笑着告诉我，到了春天自然会好的。我将信将疑，把它塞到角落。可是，今天我发现那盆吊兰居然生出了一撮儿一撮儿的新叶，嫩绿嫩绿地又蓬勃起来。我着实震惊于这春的呼唤，这生命的力量！欣欣然理了理花叶，把它郑重其事地捧到窗边的书柜上，洁白的墙壁和窗外雪白亮的光线，更衬托得那盆吊兰绿得可爱，让人心生欢喜。于是，我安排学生继续给吊兰浇水，让这盆吊兰和我们一起迎接百日后的高考。

春天已来，春花未开，因一场春雪，但花儿终究是要开放的。

也正因为这场春雪，让整个大地饱饮一场春水，让草们们聚集了足够的能量，未来开花的日子，相信一定会更加浓艳馥郁。一如这一拨迎战高考的学子，必将绽放靓丽的青春芳华。我坚信一定会的！